

三埡寻秋

■汪海玉

刚入秋，连续下几场雨，秋意随之而来。

雨水特别多得是秋季，每年都是这般，总会淅淅沥沥下几天雨，天儿一放晴，天瓦蓝瓦蓝，山林瞬间换上秋装，嫩绿的、浅绿的、墨绿的颜色，不属于秋天，秋天是红黄相间的，红黄的暖色调，装点着秋天。

秋季要说最美，还是在乡村。不仅仅是丰收，在乡村红黄的风韵，更加耀眼，金黄的稻谷，黄灿灿的玉米，就连野菊花也是耀眼的黄；当然高粱米的红，枫叶的红也是山村秋色必不可少的颜色。

也许在城市待久了，嘈杂的声音，拥堵的街道，季节的交替，都淹没在匆忙的脚步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减，对生命多了一份敬畏，对乡村多了一些怀旧。去一个乡村寻秋的想法，有了许久。

工作需要采访一组关于秋收的镜头，我们把地点选择在大竹园镇的一个叫三埡的小村子。即使是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也还是小得可怜，在一张全市的地图上似乎也找不到存在的一个小圆点，不管再小，秋色是一样的存在。

天儿晴了，清晨开车从城里出发，还有些许的薄雾，汽车入山，沿着山路七拐八

弯，雾越来越浓，远远的山峦连天，把外面的世界挡在视觉之外，悄无声息，稍微不注意，仿佛一头撞进那个仙山。随着太阳的升高，雾气渐渐消散，天格外的蓝。入山了风很柔，带着丝丝凉意。路旁零星的人家划动车窗一缕缕若有若无的桂花清香，沁入肺腑。贪婪地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沿着山边一条小路走向一个小村。小路上铺满色彩斑斓的落叶，像一只只折了翅膀的蝴蝶，踩着落叶，仿佛能感觉到秋的脉搏。道路两旁散布着一丛丛黄色的小花，更像夜空里的繁星。山上，树木稀疏，树叶有绿色的、有黄色的、有红色的，色彩丰富。杂草却长得茂盛，只是尖山泛黄、有些已经枯萎。杂草活得卑微，对季节颇为敏感，秋风一起，就毫不留恋地凋零，等待来年的新生。

下了车，便是三埡村。映入眼帘的是稻菽千重浪。一排瓦房前后是大片的稻田，或是溪流边稻穗儿在眼前晃动，听山风溢满山谷，飒飒作响。戴斗笠的农夫，一把手抓过来，整理好十几棵或二十几棵，捏住谷穗与叶子之间细细的秆儿，镰起谷落，一把把饱满的谷穗儿便脱离了相依相伴几个月的秆儿，装进预先准备好的袋子里。一把一把，一片一片，镰过处，谷子远望去和原来似乎

没有分别，可细看发现谷子轻了，没有了以往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只剩秆草了。把谷子整株割倒，然后一把一把撮成一个谷堆。谷穗儿将被运到打谷场上，大部分的田野已经修好了路，用三轮车或摩托车将谷子拉回打谷场，钟情饲养的大黄牛的人家，依然用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板车，套上黄牛，把谷穗拉回来。一辆板车，一头大黄牛，一个有点倦色的农人，在秋天的田野里不失为一道风景。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溪流，水很浅，很清澈，水波不惊。水底的绿藻，绿得晃眼。几片枯叶漂浮在水面，就像儿时放过的纸船。走在河岸上，不由生出“人行明镜中”之感。多走几步，脑子就会不经意冒出“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句子。心里也不免好笑，只搜肠刮肚，把在书上看到的那些诗词用完，也难形容此时的潺潺溪流。

三埡村的田野非常安静，一方方稻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纵横交错的小路，或是劳作的归人，或是赶牛的牧童，悠然自得，稻穗儿低头不语，像是含羞待嫁的姑娘。

三埡村干部介绍着，多少年前，稻谷成熟的时候，一群男女，挑着箩筐，田野里可热闹了，稻谷在女人的镰刀下倒下，谷穗儿在男人

手中脱离谷秆儿，汗珠儿顺男人脸颊落下，落进装谷子的袋子，谷子越来越多，男人笑了，女人也笑了。这是一年辛勤劳作大地的褒奖，也是悉心伺候土地的回报。

说到土地，在三埡村一个朴实的新农人眼里总是饱含泪水。她是一个勤劳的妇女，也是朴实的农民。在采访的路上，她一直在说，她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随着打工的浪潮席卷全国，土地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物质需求，渐渐地土地荒芜侵袭，大片的土地沦为荒草的家园，作为农民心里滴血。于是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承包下荒地，开荒种田，从城里人，回归田园，重新成为农民。

山还是那山，村子的时光依然很慢。三埡村某一扇窗户，也曾燃起一盏煤油灯。在三埡村，看见了山，看见了水，记住了乡愁。刀耕铁犁的稻田，是村庄的秋色，农夫的斗篷下，依然是勤劳、淳朴、深情，三埡村是秦巴山村的底色。

溪流边，稻田旁，我们坐在矮凳上，如雕像般安详，心里忽然明白了，也许城市人缺少的正是这种内心的安静和平淡的坚持。漫步三埡村的每一个角落，尽将秋意收在眼底，似乎找到了秋天！一丝晚霞，投进山峰中，照亮了山谷中的房子，花儿，还有我。



胡智贤 摄

家乡的甜杆儿酒

■来宝胜

深秋初冬的阵阵寒风如画家手上的颜料刷子，把这坡那坡染上深的浅的颜色，黄的是花楸树叶，红的是枫叶。散落在黄家沟底到黄龙寨山坳的农户人家周边，酒糟子的酸味阵阵飘入鼻孔，每年这个时节，乡亲们开始烤杆儿酒了。

为酿造土酒，从夏天就开始准备烤酒的材料。夏初，到几十里地之外的旬阳桂花，在陡岩上攀爬往返几十里割血藤根，在房前屋后地地割辣蓼子，把这些东西剁碎，熬成黏糊糊的黑汤汤儿，和着稻谷壳儿拌了晒干，这是烤酒的大曲。夏初大麦收了，磨成粗麦面，在药铺买回大茴、草果、丁香等香料，用石碓窝踏成细末，揉入大麦面中擀成饼，切成菱形方块，均匀铺摊在簸箕里，盖上小棉被捂汗发酵，数日后飘出淡淡的酒曲香味儿，晒干了是烤酒的小曲。

收过麦子，栽种的甜杆儿是烤酒的主要原料。三四个多月后，砍倒甜杆儿剥掉叶子，用柴刀剥甜杆儿。一把抓过三五根甜杆儿，摞在木墩子上，乒乒乓乓地剁几个半夜。剥完甜杆儿，甜杆儿短节节在堂屋地上铺了一两尺厚，均匀地撒上大曲、小曲面儿，酒角子，搅拌均匀装入半人深的大木梢用脚踩实，蒙上一层甜杆儿叶子，黄泥糊严实，只在木梢顶上的泥巴留碗口大小一个孔洞，偎一个碗用来封口，以便随时取掉碗从孔洞察发酵程度，酒发酵好以后，就可以烤酒了。

酒有多香醇，背后就有多苦。烤酒那几天，鸡叫三遍起来，摸黑往灶灶填柴生火，烧开底锅水，搭上酒甑，用簸箕从木梢铲酒糟子倒进酒甑，插上酒溜子，在甑子架上“天锅”加满水，大约一二十分钟过后，筷子头粗细一股清亮的酒流进茶壶。过路人不管是否认识，总是问一句，烤酒哇，主人接上一满盅递给路人：尝一下嘛。闻过尝过，点头赞一句，要得嘛。主人心里乐滋滋。

勤快的人家能烤千儿八百斤甜杆儿酒，按酒的好坏分别装入土坛子盖好。酒头子冲劲大，是招待贵客用的；馊子酒劲头小，留作自家享用。烤酒那些天两头摸黑不见天，烤酒人熬得眼睛红红的。

冬日农闲来了客人，主人家连忙炒菜热酒，酒甑儿里是头子酒，抓一小把白糖放在酒甑儿里，偎在土火塘里，糖的甜味盖过酒力，主人家和陪客轮番喝酒。喝酒要自己把握分寸，要喝好体现主人家的热情好客，喝多了可以大声吼叫划拳，可以高声欢笑助兴，但不能出言不逊，更不能醉如烂泥给主人家添麻烦。有酒量不好好喝被认为是和主人家有不愉快的过节，或是对人不够实诚，人家不敢和你交心。喝过量了被人瞧不起。看来，把握喝酒的力道还蛮深呀。

逢年过节平辈等辈的表兄弟姊妹遇到一起，不较量出个上下高低不会罢休，寂静的山村，深夜里划拳像是吵架，在伸手不见五指夜色中传出几里地。越是如此，这家人日日行日行叫红火，请人帮忙也容易，有酒有肉。粗糙的柴桌子，黑漆漆的土酒甑儿，简单的农家菜，划拳猜宝的吼声，见证了乡亲们的喜怒哀乐，演绎着他们的苦乐人生。

现在各类酒水五花八门，但总觉得没有家乡的甜杆儿酒地道，休假回到乡下，走一遍儿时熟悉的山路，采摘一把野菜，捡拾一捧野菜，晚上围坐铁炉子旁，家长里短中就着自家长的豆芽、凉拌魔芋豆腐，几杯甜杆儿酒下肚，是完全的释然和轻松。家乡的杆儿酒如父老乡亲们的禀性，香醇、厚重、朴实，总是那样令人回味。

深秋周末的一天，文友电话邀约，去探访叶沟村一棵几百年的银杏树。叶沟位于汉江南岸，距安康城东30公里。

似乎听到内心深处某种召唤，我有些激动，有点兴奋，有点迫不及待。山起起伏伏，水缓缓流淌。它们都在等着我吗？

走走停停，沿途欣赏美景，顾不上别的，只是不断拍照、赞叹。一切都新鲜美好，呼吸吐纳间，空气芬芳静谧，山和水都是清新、灵动的。耳畔有喜鹊的鸣叫，增添了一些喜庆的气氛，还有一只白色的狗，端坐路边，身子竖起来，似乎也懂得待客之礼。少见的炊烟袅袅升起。一路上小桥流水，古朴的石板房，让人心生亲切。

在车上，看窗外风景飞快闪过，如同生命里稍纵即逝的人和往事，只觉得美好，来不及回味就已远去。绵延无际的立体画卷，纷呈沓来，红的树，黄的叶子，绿的草，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无穷无尽变化莫测。早上有雾，更多了一番韵味，朦朦胧胧，宛若仙境。

秋日的红黄灿烂不同于春天的张扬热烈，没有了红花绿叶绽放般繁盛，没有了肆无忌惮的张扬，但一样绚丽，只是多了成熟的沧桑和宁静。

大约驱车40分钟，快到山顶了。远远看见了高大的银杏树，在悬崖边上，把自己

站成风景，似乎在张望，在等待，没有伤感，只有从容淡定，隔着岁月的久远，神采飞扬自若。近看银杏树似一把撑开的大伞，树叶上叶子已经没多少了，回去的友人有点遗憾。但我更喜欢这种简单干练。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掉，干净利落，不也是一种境界吗？

叶沟访古树

■侯云芳

比起春天的万物生发，我更喜欢秋天的简单干练。梭罗说过：“我更喜欢充实简单。把生活逼到绝处，简单，简单，再简单。”简单其实也是一种美，一种舒适。但我们想过简单的生活却并不容易，特别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只有不断地占有、拥有、更多的占有、拥有。怎么可能放下？但是大树，一到秋天，就删繁就简，不断减掉一些叶子，只留树干，储存营养和力量，蓄势待发，只为来年更加茂盛。所以简单其实更需要智慧，需要学会放下。

树下厚厚的落叶，像铺了绵软华贵的地毯。那些山山水水，层叠的风景都成了银杏树的背景色。我走着树，多么亲近，我们把耳朵贴近大树，听它的声音，用眼神交流，用心感知。我们用手臂丈量，四人合抱刚好，我们手拉手绕树转着，笑着。静静地，静静地转了很久，一切安静而美好！

大把大把地捡起地上的叶子，然后慢慢放下，纷纷的落叶雨飘飞，如同电影镜头里的唯美画面。薄薄的雾气散了，清透的阳光洒在叶子上。突然太阳出来了，金色光晕让人有些炫目，浅黄光，明亮、静美，照在树上、枝上，照在树下的孩子脸上，笑容更加的灿烂，更加天真可爱，孩子高兴地跳起来，肚脐眼也露了出来，惹得旁边几个人大笑不已。也照得优雅的女子的面庞更加明媚灵动。这棵大树，稳重从容。树下的我们，似乎也变得宁静。

怀念夏天

■李文婷

说起夏，我就会不由得回忆起夏天，似乎小时候的记忆里只有夏的晴朗和温度，所有关于夏的记忆都会更加丰盛些。

我想起夏天，回忆起儿时，最要被提起的应在盛夏的早晨。门球场里的牵牛花依次盛开，我总会有计划的早早起床，赶在小伙伴们都到达前，摘完所有开放的花朵，满载而归，然后自豪地向小伙伴们炫耀一天。

我想起夏天，回忆起儿时，我很乐于当个“假小子”。小时候住在校园里，操场上的高低双杠、篮球架，成为我最好的娱乐场地，和男孩子们“比武”，争抢地盘，没有什么是我做不了、拿不下的运动，即使摔得眼冒金星，还要倔强逞强地说一句：“再来”。

我想起夏天，回忆起没有空调、冰箱的夏天，却也是最纯粹的夏天。健力宝的气泡，自来水冰镇西瓜的脆爽，奶油雪糕的冰甜，味蕾和着记忆永不能忘。

我想起夏天，总爱约上发小在傍晚时分去操场的草坪里抓蚂蚱，然后比谁抓的最绿、个头最大。还总爱缠着

大人支起弹簧床，和小伙伴享受睡在户外的新奇体验。大人们则悠悠地摇起蒲扇，畅谈生活的琐碎与欢乐。

我想起夏天，那时童年的我们好像格外有活力，无论多热，我们都喜欢跑着、跳着、疯着，因为这是夏天。那时的天好像更蓝，空气似乎更轻薄，斑驳的树荫下，蹲在墙角的树影里看蚂蚁搬着我故意洒落的饭粒，时光也不知不觉间从蚂蚁的队列里流逝。

每个人关于夏的童年记忆都是不同的，但却是五彩的、动人心弦的、天忧的快乐牵动着夏日里小小的少年，纵使年华不复返，谁又能剥夺这属于你的回忆。很多年后，我或许明白，为什么夏天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好，因为没有哪个季节会像夏天这样倾其所有的给予。

我一遍遍温习关于夏天的回忆，仿佛一部节奏舒缓而又迷人的电影，回不去“夏天”的不止年少的你我，还有一个时代的影像，每个夏天都值得我们用力怀念。

是否世间所有珍贵之物都要经历一番岁月沉淀，风雨侵蚀，才会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这棵银杏树，空灵，坚韧，采天地灵气，诗意而美好，清新而厚重。它经历了三百多个枝繁叶茂的春，经历了三百多个成熟宁静的秋，经历过沧海桑田，见证了叶沟山水变化。如同一个智慧的老者，不急不躁，不悲不喜。和山、和水一起静默安然，守护万物。

山中岁月，很慢，很舒服。不知不觉间，已经下午两点，肚子饿得咕咕叫，跟前只有一家农户人家有，屋前的泉水叮咚，仿佛古箏拨动心弦，亲切温暖。热情的女主人坚决地拒绝了我们递过的钱，和我们一起在地里拔萝卜、菠菜，在烟雾缭绕的厨房把它们做成可口的菜，端上桌来，立刻风卷残云，杯盘都干净得不剩一粒米。这棵银杏树高大美好，树下的山民也淳朴厚道，让人无法不喜欢这快地方。

离开的时候，心里轻轻说着再见，来时内心的太多凌乱，都已风平浪静。想起主人再三挥手示意，因为这份热情，这棵树，这片宁静，这一份淳朴的召唤，我知道我一定还会再来！

驱车回家，蓝天高远，白云缥缈。一个不留神，目不暇接，我把她们记在心里，可供一遍遍回味，让它们细水长流般的抚慰我的心田，化解开生活的每一个情结。

六月，是阿里高原的春天，树木才刚刚发芽，一抹绿色是官兵们在白茫茫的世界中生存了半年多唯一的期待和奢望。

清晨，下了半夜的雪已被战士们清扫干净，但柳叶上依然挂满了星星点点雪白雪白的棉花糖，随着气温回升，晶莹剔透的水珠偶然滚落在晒鞋子的钢管架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在这万般寂静的世界里，细听此起彼伏的声音犹如一场音乐盛会，美妙极了。太阳刚刚露出半个身子，大伙便簇拥在高原特有的白柳树下欣喜的指点着，嬉笑着，观察着，那种情不自禁地喜悦和认真，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封山已经七八个月了，在海拔5000米的雪海孤岛，戈壁深山，银装素裹，如同极地。祖国的边界在哪里，边防官兵就在哪里。在孤独的日子里，快乐守防总是官兵们永恒的主题。如同太阳传递着阳光，传递着热量，传递着快乐。在这里，一年四季只要睁开眼睛，太阳就从未离开过高原人的视野，它总是挂在蓝蓝的天空中，尤其是上午，照得人暖烘烘的。尽管被晒得像个黑炭似的，但在背风处晒太阳仍是一件极为享受的事情，让人舒服极了。有时竟然有一种儿时背靠着墙角边玩边晒太阳的错觉，眯着眼，回味儿时的无忧无虑，天马行空一上午，却是南柯一梦，站起身伸伸懒腰，前方的界碑跃然入眼，精神为之一振。

风儿，也从未消停过，午饭过后，季风显得尤为猖狂，像定了闹钟似的准时来袭，从来不曾迟到，六月的积雪还没有融化，阵风袭来，吹得人瑟瑟发抖，本能地裹紧了裹上衣，缩回脖子，被带起的沙粒打在脸上像被微电击了一下，搞得人心烦意乱。搓一搓冻的发红的耳朵和被紫外线灼烧的脸，无聊的抬头举目眺望，一片浓云顺着山风直直地向这边压了过来，竟让人有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惶恐之感，不知是没有站稳还是本能使然使我仓皇向后退了两步。云说来就来，只是一眨眼间，我被其紧紧包裹淹没在云海之间。轻云拂面而过，风也变得温柔起来，全无之前的冰冷刺骨，反而给人以清凉和舒爽。远处的山尖在云幔中若隐若现，四周的景色也变得模糊而朦胧，让连日来对敌斗争紧张压抑的我忽然有一种梦幻般的沉醉感，原来云雾中竟有如此美妙的感觉。一时间让人流连忘返，飘飘欲仙。

风又起，云也随之散去，半山涧一片片细碎的“海棠花”散落在黄褐色的山腰，白里透点蓝的层云在霞光的照耀下，宛如飘逸的哈达，又如飞天仙女的飘带，悠然自得、美不胜收，不一会儿，恢复了原来模样的山峦，没有了葱茏的劲松，更无辽阔的草原，只有裸露在外的黄褐色的“皮肤”，以及肆意凸起的石块。唯一带有一丝美感的就是山顶执着的积雪常年点缀着突兀的荒山，其实云儿也并非永远像这样来去匆匆，它时常也在皑皑白雪的山顶驻足，直到山顶上白茫茫的一甸，它才笑意缓缓离去。

凌晨一时多了，看着山顶的三名士兵一动不动，手握钢枪，在寒风呼啸的山顶，警惕地注视着远方敌情，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可疑情况。这时天空中又飘起了雪花，气温陡然下降，弥漫山野，逐渐遮住了视野。没过多久，眼前的山便看不清楚了，哨兵浑身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积雪，俨然一尊雪人矗立在哨位上一动不动，坚硬的胡须和眉毛上挂满了雪花，走近猛一看还以为圣诞老人呢。几米处蜷卧着一条黄狗，狗鼻子伸进腿窝里，早已瑟瑟发抖，根本不愿意抬头理睬我的到来。大地银装素裹，仿佛静止了一般，没有人知道在茫茫雪海中还有他们的存在，但在他们的眼里每一处的细微波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清晨起来，雪已经停了，透过冰冷的地窝子往外看，云依旧没有散去，似乎总是与这座雪山有着不解之缘，难以割舍。它时而在山顶停留，时而步履匆匆地向远方去，但我知道它终究还是要回来的。且不论云儿为何去留无意，也不管它的来意是为了装饰还是陪伴，我只知道，只要云儿守在这里，这些雪山就能够心安，来年的春天就能够滋润万物复苏。太阳即将升起，战士们正在用简易的旗杆，细实的麻绳，升起官兵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黏土社团活动。活动开始前，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带领我们有序地走进了五年级二班的教室。等我们坐好后，老师就开始讲课了。老师说：“我们这节课做平面黏土，大家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做吧。”说完，在投影机上给我们放了一张图片。图片的背景是一片夜空，夜空中挂着一轮圆月的月亮，月亮里隐隐伸着几根桂树枝，一只可爱的玉兔，正向着月亮奔去。

老师先引导我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这张图片，接着又一边示范，一边教我们怎么把这幅图画的内容用黏土捏出来。老师讲完注意事项就让我们动手捏了。我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先捏了一个月亮，但是怎么也捏不圆，看看身边的同学，他们都比我捏得好，我再看看自己捏的，心里更加着急了，谁知，我越是着急，就越捏不好。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我更是急得抓耳挠腮的。这时，身边的同学主动借给我压泥板，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有了这个神器，我的速度提高很快，心里也不着急了，果然，很快就捏好了月亮。接下来，我又开始捏兔子的头、兔子的身子、兔子的脚和尾巴，捏好后一看，感觉很像回事儿，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兔子的身体圆滚滚的。

无意间一扭头，看见了我旁边的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发现他们其中有一个没带黏土，只好两个人一起合作捏。虽说他们的十个手指头还显得有点拙，但看看他们的神情还是很专注，好容易等他们出了成品，对比之后发现，他们捏的月亮是橙色的，也不圆，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们的兔子头上竟然有很多“皱纹”，而且白色的兔子身上还有许多杂色，全然没有玉兔的风采。有男生看着这只兔子，惊叫道：“哎呀，你这只兔子是玉兔的爷爷呀？”周围的同学闻声扭过头看，稍远一点的同学还从座位上站起来，伸长了脖子看，大家都笑了起来，有的笑着捂着肚子；有的直跺脚；还有的笑地站在原地转圈圈。

捏土活动，培养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我喜欢这样的活动。

马炜焯

有趣的“捏土”活动

■马炜焯

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黏土社团活动。

活动开始前，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带领我们有序地走进了五年级二班的教室。等我们坐好后，老师就开始讲课了。老师说：“我们这节课做平面黏土，大家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做吧。”说完，在投影机上给我们放了一张图片。图片的背景是一片夜空，夜空中挂着一轮圆月的月亮，月亮里隐隐伸着几根桂树枝，一只可爱的玉兔，正向着月亮奔去。

老师先引导我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这张图片，接着又一边示范，一边教我们怎么把这幅图画的内容用黏土捏出来。

老师讲完注意事项就让我们动手捏了。我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先捏了一个月亮，但是怎么也捏不圆，看看身边的同学，他们都比我捏得好，我再看看自己捏的，心里更加着急了，谁知，我越是着急，就越捏不好。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我更是急得抓耳挠腮的。这时，身边的同学主动借给我压泥板，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有了这个神器，我的速度提高很快，心里也不着急了，果然，很快就捏好了月亮。接下来，我又开始捏兔子的头、兔子的身子、兔子的脚和尾巴，捏好后一看，感觉很像回事儿，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兔子的身体圆滚滚的。

无意间一扭头，看见了我旁边的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发现他们其中有一个没带黏土，只好两个人一起合作捏。虽说他们的十个手指头还显得有点拙，但看看他们的神情还是很专注，好容易等他们出了成品，对比之后发现，他们捏的月亮是橙色的，也不圆，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们的兔子头上竟然有很多“皱纹”，而且白色的兔子身上还有许多杂色，全然没有玉兔的风采。有男生看着这只兔子，惊叫道：“哎呀，你这只兔子是玉兔的爷爷呀？”周围的同学闻声扭过头看，稍远一点的同学还从座位上站起来，伸长了脖子看，大家都笑了起来，有的笑着捂着肚子；有的直跺脚；还有的笑地站在原地转圈圈。

捏土活动，培养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我喜欢这样的活动。

